

精忠說岳

說

岳

繡像仿宋本



哈迷蚩

粘罕

金兀术

王佐

牛皋



鵬居佛
地蛟潛
江海寬
怒相報
祥下
禍胎存
心公
大流芳
千古
畜意奸
惡
貴真萬
年





宋高宗

宗澤

岳武穆

岳雲

李綱





張邦昌

秦檜

王氏

小梁王

萬俟卨



精忠岳傳目錄

卷上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一
第二回	泛洪濤虬王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	四
第三回	岳院君閉門課子	周先生設帳授徒	八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歷泉洞老蛇怪獻鎗	一一
第五回	岳飛巧試九枝箭	李春慨締百年姻	一六
第六回	歷泉山岳飛廬墓	亂草崗牛鼻剪徑	二〇
第七回	夢飛虎徐仁薦賢	索賄賂洪先革職	二四
第八回	岳飛完姻歸故土	洪先糾盜劫行裝	二七
第九回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寨留守賜宴	三七
第十回	大相國寺閒聽評話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三七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遺訓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四二
第十二回	奪狀元鎗挑小梁王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四七
第十三回	昭豐鎮王貴染病	牟駝崗宗澤踰營	五一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施全剪徑遇良朋	五一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陸子敬設計禦敵	六〇
第十六回	下假書哈迷蛋割鼻	破霧安陸節度盡忠	六四
第十七回	梁夫人礮炸失兩狼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六九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七二

卷下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七七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眞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八〇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八三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訓子	八八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岳飛設計敗金兵	九二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拜相	九五
第二十五回	王橫斷橋霸渡口	邦昌假詔害忠良	一〇〇
第二十六回	劉豫恃寵張珠蓋	曹榮降賊獻黃河	一〇五
第二十七回	岳飛大戰愛華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一〇八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帥調兵剿寇	牛統制巡湖被擒	一一二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帥單身探賊	耿明達兄弟投誠	一一五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飛設計	龔洞庭楊虎歸降	一二九
第三十一回	穿梭標明收虎將	苦肉計暗取康郎	一二四
第三十二回	牛鼻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	一三〇
第三十三回	劉魯王縱子行兇	孟邦傑逃災遇友	一三四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獲	認兄弟張用獻關	一四〇
第三十五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	一四五
第三十六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	一五一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	一
第三十八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六

第三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鸛河兀九逃生
第四十六回	兀九施恩養秦檜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將勤王
第四十八回	楊景夢授殺手鐮
第四十九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第五十回	打酒樓福將遇神仙
第五十一回	伍尙志計擺火牛陣
第五十二回	嚴成方較鎗結義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帥大破五方陣
第五十四回	貶九成秦檜弄權
第五十五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第五十七回	演鈞連大破連環馬
第五十八回	再放報仇箭威方殞命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第六十回	勘冤獄周三畏掛冠

挑華車勇士遭殃	一一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	一一
牛頭山張憲救主	一八
挑死大王子韓彥直衝營	二二
贈囊和尚泄天機	二六
金兀九敗走黃天蕩	三〇
遷都臨安郡岳飛歸里	三四
苗傅銜怨殺王淵	三七
召良帥賢后賜旗	四〇
王佐計設金蘭宴	四六
世忠計破藏金窟	五〇
探山形元戎遭厄難	五八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	六〇
戚統制暗箭報仇	六四
楊再興誤走小商河	六九
送欽差湯懷自刎	七二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七七
明邪正曹寧弑父	八〇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八四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	八九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九四
探囹圄張總兵死義	九八

第六十一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第六十二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第六十三回	興風浪忠魂顯聖
第六十四回	諸葛夢裏授兵書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觸父
第六十七回	趙王府恭漢關新房
第六十八回	綁牛通智取盡南關
第六十九回	打擂臺二祭岳王坟
第七十回	隱靈寺進香瘋僧遊戲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贅
第七十二回	黑蠻龍三祭岳王坟
第七十三回	胡夢蝶醉後吟詩遊地獄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第七十五回	萬人口張俊應誓
第七十六回	普風師寶珠打宋將
第七十七回	山獅駝兵阻界山
第七十八回	黑風珠四將喪命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烏靈母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頂加封

風波亭父子歸神	一〇六
七寶鎮牛通關酒坊	一一一
投古井烈女殉身	一一六
歐陽獄中施巧計	一二一
呂巡檢焚賊關烏鎮	一二六
柴娘娘恩義待仇	一三〇
問月庵兄弟雙配匹	一三六
却岳靈途遇衆好漢	一四二
憤冤情哭訴潮神廟	一四六
衆安橋行刺義士捐軀	一五一
東南山何立見佛	一五五
秦丞相嚼舌歸陰府	一六〇
金兀朮三曹對案再興兵	一六二
勘奸定罪正法棲霞嶺	一六七
殺奸屬王彪報仇	一七一
諸葛錦火箭破駝龍	一七七
楊繼周力敵番將	一八二
白龍帶伍連被擒	一八七
牛鼻氣死金兀朮	一九四
證因果大鵬歸位	二〇一

精忠岳傳 卷上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調金翅鳥降凡

三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開將二帝事評論。忠義堪悲堪敬。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癡癡。忽榮忽辱總虛名。無奈黃梁不醒。五代干戈未肯休。黃袍加體始無憂。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萬姓愁。

自古天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却引起南宋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話頭。且說那殘唐五代之時。朝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搏。名喚希夷先生。是個道德高深仙人。一日騎着驢兒在天漢橋經過。擡頭看見五色祥雲。忽然大笑一聲。跌下驢來。衆人忙問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間無真主。一胎生下二龍來。列位。你道他爲何道此兩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趙名宏殷。官拜司徒之職。夫人杜氏在夾馬營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故此紅光異香。祥雲擁護。那匡胤長大來。英雄無比。一條桿棒。兩個拳頭。打成四百座軍川。創立三百餘年基業。國號大宋。建都汴梁。自從陳橋兵變。黃袍加體。卽位以來。稱爲見龍天子。傳位與弟匡義。所以說一胎二龍。自太祖開國至徽宗。共傳八帝。乃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這徽宗乃是上界長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稱道君皇帝。其時天下太平已久。真個是馬放南山。刀鎗入庫。五穀豐登。萬民樂業。有詩曰。堯舜日慶三多。鼓腹含哺。遍地歌。雨順風調。民樂業。牧牛放馬。棄干戈。閑言不道。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來。一日端坐九品蓮臺。旁列普門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羅漢。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與諸天護法聖衆。齊聽講說妙法真經。正說得天花亂墜。寶雨繽紛之際。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土蝠。偶在蓮台之下聽講。一時忍不住。撒下一個臭屁來。我佛原是個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惱了佛頂上頭一位護法神祇。名爲大鵬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見那女土蝠污穢不潔。不覺大怒。展開雙翅。落下來。朝着女土蝠頭上。只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土蝠一點靈光。射出雷音寺。徑往東土認母投胎。在下界王門爲女。後來嫁與秦檜爲妻。殘害忠良。以報今日之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且說佛爺將慧眼一觀。口稱善哉善哉。原來有此一段因果。卽喚大鵬鳥。近前喝道。你這孽畜。既歸我教。怎不敬謹皈依護法。擅起殺心。犯此劫數。自作之孽。應受一場苦楚。速去塵世了却一劫。待功成圓滿歸來。再成正果。

大鵬鳥領了法旨，飛出雷音寺，也徑往東土投胎去了。再說那陳搏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得只說是陳搏一霸便千年。一日，老祖正睡在雲牀之上，有兩個仙童，一個名喚清風，一個叫做明月，兩個無事清風便對明月道：「賢弟，師父方纔睡去，又不知幾時方醒，我和你往前山去遊玩片時，如何？」明月道：「使得。」他二人就手攙着手，出洞門來，閒步尋歡。但見松徑清幽，竹陰逸趣，行到盤陀石邊，猛見擺着一副殘棋。清風道：「賢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記得麼？」明月道：「小弟記得當年趙太祖去關西之時，在此地經過，被我師父將神風攝上山來下棋，贏了太祖二百兩銀子，逼他寫華山文契，却是小青龍柴世宗、餓虎星鄭子明做中保。後來太祖登了基，我師父帶了文契下山，到京賀喜，求他免了錢糧，這盤棋就是他的殘局。」清風道：「賢弟，好記性，果然不差。今日無事，我請教你對弈一盤，何如？」明月道：「師兄有興，小弟即當奉陪。」二人對面坐定，正待下手，時忽聽得半空一聲響亮，二人急擡頭看時，只見那西北角上黑氣漫天，去將近南，好生怕人。清風叫一聲：「師弟，不好了，想是天翻地覆了。」兩個慌慌張張走到雲牀前跪下，大叫道：「師父，不好了，快些醒來。」要天翻地覆了，老祖正在夢酣之際，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來一齊走出洞府，擡頭一看，老祖道：「原來是這個畜生，如此兇惡，也難免這一遭劫。」明月道：「師父，這是什麼因果？弟子們心迷不悟，望師父指點。」老祖道：「你們兩個根淺行薄，那裏得知也罷。」說與你們聽聽罷。這段因果，只為當今徽宗皇帝元日郊天，那表章上原寫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將玉字上一點點在大字上去，却便是王皇大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王皇可恕，犬帝難饒。」因遂命赤鬚龍下界降生於北地女真國黃龍府內，使他後來侵犯中原，擾亂宋室江山，使萬民受兵革之災，豈不可慘？」二童道：「師父，今日就是這赤鬚龍下界麼？」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來恐赤鬚龍無人降伏，故遣大鵬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滿一十八百年數。你看這孽畜將近飛來，你兩個看好洞門，待我去看他降生何處，就把雙足一登，駕起祥雲，看那大鵬一翅飛到黃河邊，這黃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黃河，環繞九千里。當初東晉時，許真君爺斬蛟，那蛟精變作秀才，改名慎郎，入贅在長沙賈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鎖在江西城南井中，鐵樹上繞了他妻賈氏。已後往烏龍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斬了兩個，其第三子逃入黃河岸邊虎牙灘下，後來修行得道，名喚鐵背虬王。這一日變做白衣秀士，聚集了些蝦兵蟹將，在那山崖前排陣玩耍，恰好遇着這大鵬飛到，那大鵬這雙神眼認得是個妖精，展翅將下來，望着老龍只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時間睛突出，滿面流血，叫一聲：「啊呀，滾下黃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急忙跳入水中去躲，却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團魚精，仗着有些氣力，舞着雙刀，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兇？」叫聲未絕，早

被大鵬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嗚呼哀哉！一靈不滅，直飛至東土投胎。後來就是萬俟卨，高錕鍊岳爺爺冤獄，屈死風波亭。上以報此仇。這也是後話。當時老祖看得明白，點頭歎道：「這孽畜落了劫，尚且行兇，這冤冤相報，何日得了！」一面嗟嘆，一面駕着雲頭，跟着大鵬，那大鵬飛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時就不見了。當時老祖也就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做一個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拐杖，前來訪問，却說那個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纔生下這一時兒子，丫環出來報喜。這員外年將半百，生了兒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廟點燭燒香，忙個不了。不道陳搏老祖變了個道人，搖搖擺擺來到莊門首，向着那老門公打個稽首道：「貧道腹中飢餓，特來求化一齋，望乞方便。」那個老門公把頭亂搖，說道：「師父，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員外極肯做好事，往常時不要師父一個，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齋的。只因年已半百，沒有公子，去年往南海普陀去進香求嗣，果然菩薩靈驗，安人回來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裏忙忙碌碌，況且廚下不潔淨，不便你再往別家去罷。」老祖道：「貧道遠方到此，或者有幸，你只與我進去說一聲，允與不允，就完了。」關公的好意了。門公道也罷，老師父且請坐一坐，待我進去與員外說一聲，看說罷就走到裏邊，叫一聲員外。外邊有一個道人要求員外一齋。岳和道：「你是有年紀的人，怎不曉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忙忙碌碌，況且是暗房，那道人是個修行念佛的人，我齋他不要緊，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與孩兒兩人身上豈不反招罪過麼？」門公回身出來，照依員外的話對老祖說了。老祖道：「今自有緣到此，相煩再進去裏復一聲說：『有福是他享，有罪是貧道當。』」門公只得又進來，裏員外道：「非是我不肯齋他，實是不便，却怎麼處？」門公道：「員外，這也怪他不得。荒村野地，又無飯店，叫他何處投奔？常言道：『出錢不坐罪，員外齋他是好意，豈反有罪過之理？』」岳和想了一想，點頭道：「這也講得有理，你去請他進來。」門公答應一聲，走將出來，叫聲師父，虧我說了多少幫襯的話。員外方肯請師父到裏邊去。老祖道：「難得，難得。」一面說，一面走到中堂。岳和擡頭一看，見這道人鶴髮童顏，骨格清奇，連忙下階迎接，到廳上見了禮，分賓主坐下。岳和開言道：「師父，非是弟子推託，只因拙荆產了一子，恐不潔淨，觸污了師父。老祖道：『積善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請問員外貴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湯陰縣該管地方。這裏本是孝弟里永和鄉，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耕種幾畝田產，故人多稱我這裏爲岳家莊，不敢動問老師法號。在何處焚修？」老祖道：「貧道法號希夷，雲遊四海。天下爲家，今日偶然來到貴莊，正值員外生了公子，豈不是有緣？但不知員外可肯把令郎抱出來待貧道看看？令郎可有什麼關煞，待貧道與他解穰解穰？」員外道：「這個使不得，那污穢觸了三光不獨老夫，就是師父難免。」

罪過。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拿一把雨傘撐了出來，就不能污觸天地。兼且神鬼遠避。」員外道：「既然如此，老師父請坐。待老夫進去與拙荆相商說罷。」就轉身到裏邊來，吩咐家人端正潔淨素齋，然後進臥房來，見了安人，問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謝天地神明祖宗，妾身甚是平安。」員外道：「你看小孩子生得好麼？」岳和看了一回，抱在懷中，十分歡喜。便對安人道：「外邊有個道人進門化齋，他說修行了多年，會得解穢之法，要看看孩兒。若有關煞，好與他解除。凶災院君道：纔生的小廝，恐血光污觸了神明，甚不穩便。」員外道：「我也如此說。」道人傳與我一「個法兒，叫將雨傘撐了，遮身出去，便不妨事。兼且諸邪遠避。」院君道：「既如此，員外好生抱了出去，不要驚了他。」員外應聲曉得，就雙手捧定，叫了孃，拿一把雨傘撐開，遮在頭上，抱將出來，到了堂前，立定。道人看了，讚不絕口道：「好個令郎，可會取名字否？」員外道：「小兒今日初生，尚未取名。」老祖道：「貧道斗膽，替令郎取個名字如何？」員外道：「老師肯賜名極妙了。」老祖道：「我看令郎相貌魁梧，長大來必然前程萬里，遠舉高飛，就取個飛字爲名。」表字鵬舉。何如？」員外聽了，心中大喜。再三稱謝。老祖道：「這裏有風，抱了令郎進去罷。」員外應聲道：「是。」便把兒子照舊抱進房來，睡好。將道人取的名字，細細說與院君知道。那院君也十分歡喜。員外復到中堂，款待道人。那老祖道：「有一事告裏員外。」貧道方纔有一道友同來，却往前村化齋去。貧道却走這裏來，約定若有施主，邀來同享。今蒙員外盛席，意欲去相邀。這道人同來領情，不知尊意允否？」員外道：「這是極使得的，但不知這位師父，却在何處？」待弟子去請來便了。」老祖道：「出家人行蹤無定，待貧道自去尋來，逐移步出廳，只見那天井內，有兩件東西。」老祖連聲道：「好！不因老祖見了這兩件東西，有分教：相州城內，遭一翻洪水波濤；內黃縣中，聚幾個英雄。好漢正是萬事皆由天數定，一生都是命安排。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泛洪濤虬龍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

破浪洪濤滾滾來，無辜百姓受飛災。冤冤相報何時了，從今結下禍殃胎。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那人來惹我，尚然要忍耐，讓他幾分，免了多少是非。何況那蛟精，在真君劍下逃出命來，躲在這黃河岸邊，修行了八百幾十年，纔掙得個鐵背虬龍的名號。滿望有日功成圓滿，那裏想到被這大鵬鳥奪地一口嘴，把這左眼啄瞎，這口氣如何出得？所以後來弄出許多事來。此雖是大數，也是大鵬結下的冤仇。那陳搏老祖預知此事，又恐怕那大鵬脫了根基，故此與他取了名字，遺授玄機。當時同岳員外走出廳來，見天井內有兩隻大花缸，排

列在階下。原是員外新近買來，要養金魚的。尚未貯水。老祖假意道：「好一對花缸，將那拐杖在缸內畫上靈符，口中默念咒，演法端正。然後出門。」岳和在後相送到大門首。老祖道：「我們出家人，不打誑語的。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貧道就不來了。」岳和道：「不要這等說。」師父到前村，尋了令道友，就同到小莊，齋供幾日。方稱我意。老祖道：「多謝，但有一事。三日之內，若令郎平安不消說得。倘若有些驚恐，可叫安人抱了令郎，坐在那隻大花缸內。方保得性命。切記吾言，決不要忘了。」岳和連聲道：「領命。」領命。師父務必尋着道友同來，免得弟子盼候。那老祖告別，員外送出莊門，飄然回山而去。且說那岳和歡歡喜喜，到了第三日，家內挂紅結綵，親眷朋友都來慶賀。三朝見過禮，員外設席款待衆人。齊道：「老來得子，真是天來大的喜事。」老哥可進去與老嫂說聲，抱出來與我們看看也好。」岳和滿口應承，走到房中，與安人說了，仍舊叫小廝撐了一把傘，抱出廳上來，與衆人看。衆人見小官人，生得頂高額闊，鼻直口方，個個稱讚。不道有個後生，冒冒失失，走到面前，捏着小官人，手輕輕的拍了一拍，說道：「果然好個小官人。」話未絕，只見那小官人怪哭起來。那後生着了忙，便對岳和道：「想是令郎要喫奶了，快些抱進去罷。」岳和慌慌張張，抱了進去。這些親友，俱各埋怨這位後生。道：「員外年將半百，方得此掌上明珠，似這般粉嫩的手，怎的冒裏冒失，捏他一把。」如今哭將起來，使他一家不安。我等也覺沒趣。又向着一個老家人問道：「小官人安穩了麼？」那家人答道：「小官人只是哭，連乳也不要吃。衆人齊聲道：「這便怎麼處？」一面說，臉上好生沒趣。走開的走開，回去的回去。一霎時多散了。那岳員外在房中，見兒子啼哭不止，沒法處治。安人埋怨不絕。岳員外忽然想起前日那個道人會說：「我兒三日內，倘有不安，却叫安人抱出去，坐在花缸內。」方保無事的話。便對安人說了。安人正在沒做理會，便道：「既然如此，快抱他出去便了。」說罷，把衣裳穿好，叫了嬖拿條絨氈鋪在花缸之內。姚氏安人抱了岳飛，方纔坐定在缸內，只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響，唬頓時滔滔洪水，漫將起來。把岳家莊變成大海。一村人民，俱各隨水漂流。列位，你道這水因何而起？乃是黃河中鐵背虬龍，要報前日一啄之仇。打聽得大鵬投生在此，便牽了一班水族兵將，與此波濤，枉害了一村人性命。却是犯了天條玉帝，命下屠屠龍力士，在剛龍台上，喫了一刀。這虬精一靈不散，就在東土投胎。後就是秦倫，連用十二道金牌，將岳爺召回。在風波亭謀害，以報此仇。後話不表。且說這岳飛，幸虧陳搏老祖預備花缸，不致傷命。這岳員外扳着花缸，姚氏安人在缸內大哭道：「這事怎處？」岳和叫聲：「安人，此乃天數難逃，我將此子託付於你，仗你保全。」岳氏一點血脈，我雖葬魚腹，亦得瞑目。說還未了，手略一鬆，咚的一聲，隨水漂流，不知去向。了。那安人坐在缸中，隨着水勢，直來到河北大名府內黃縣方任。那縣離城三

十里有一村名喚麒麟村。村中有個富戶姓王名明。安人何氏。夫婦同庚五十歲。王明一日清晨起來。坐在廳上。叫家人王安過來。道：「王安。你可進城去請一個算命先生來。我在此等着。」王安道：「我請了一個有眼睛的來。還好。倘若請了個沒眼睛的先生。此去來往約有六十里。員外那裏等得。不知員外要請這算命的何用？」王明道：「我夜來得了一個夢。要請他來圓夢。」王安道：「若說算命。小的不會。若是圓夢。小人是極在行的。只是有三不圓。王明道：「怎麼有三不圓？」王安道：「初更二更的夢不圓。四更五更的夢不圓。記得夢頭忘了夢尾的夢不圓。要三更做的。又要記得清楚。方圓得有準。」王明道：「我正是三更做的夢。夢見空中火起火光冲天。把我驚醒。不知主何吉凶？」王安道：「恭喜員外。火起必遇貴人。王明大怒罵道：「你這狗才。那裏會圓什麼夢。明明怕走路。却將這些胡言來哄我。」王安道：「小人怎敢。那日跟員外到縣裏去完錢糧。在書坊門首經過。買了一本解夢全書。員外若不信。待小人取來與員外看。」王明道：「拿來我看。」王安答應一聲。進房去拿了一本夢書。尋出這一行。送與員外看。員外接來一看。果有此說。心中暗想：「此地村莊地面。有何貴人相遇。正在半疑半信。忽聽得門外震天的喧嚷。員外吃了一驚。便叫：「王安。快到莊前去看來。」王安答應不及。飛一般趕將出去。看得明白。忙來報與員外道：「不知那裏水發。水口邊淌着許多傢伙什物。那些村裏人都去搶奪。故此喧嚷。」員外聽了這話。同了王安走出莊來觀看。一步一步行到水口邊。只見那衆鄰舍亂搶物件。王明歎息不已。王安遠遠望見一件東西。淌來上面有許多鷹鳥。搭着翎翅。好像涼棚一般的蓋在半空。王安指道：「員外請看。那邊這些鷹鳥。好不奇怪。應員外抬頭觀看。果然奇異。不一時。看看流到岸邊來。却見一隻花缸。花缸內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廝。那衆人只顧搶着箱籠物件。那裏還肯來救人。」王安上前趕散了鷹鳥。叫道：「員外。這不是貴人麼。員外走近一看。便叫：「王安。一個半老婦人。怎麼說是貴人。」王安道：「他懷中抱着個孩子。漂流不死。古人云：大難不死。必有厚祿。況兼這些鷹鳥護佑着他長大來。必定做官。豈不是個貴人。」王明暗想：「不知何處漂流到此。便向缸內問道：「這位安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連問幾聲。全不答應。員外道：「敢是耳聾的麼。却不道這安人。生產纔得三日。人是虛極。又遭此大難。在水面上團團轉轉。自然頭暈眼昏。故此問而不答。」那王安道：「待小人去問來。」即忙走到缸邊喊道：「這位奶奶。耳朵可是聾的。我家人外在此問你。是何方人氏。怎麼坐在缸內。」姚氏安人聽得有人叫喚。方纔擡起頭來。一看。眼淚汪汪。說道：「這裏莫不是陰司地府麼。」王安道：「這個奶奶好笑。好好的。人怎麼說是陰司地府起來。」王員外方曉得他是坐在缸內。昏迷不醒。不是耳聾。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討了一碗熱湯。與他喫了。便道：「安人。我這裏是河北大名府內黃縣麒麟村。不知安人